

环球
视角丛书

情系

英伦

ENGLAND IN MY HEART

黑马著

ENGLAND
IN MY
HEART

四川人民出版社

情

ENGLAND IN MY HEART

黑马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ENGLAND IN MY HEART

环球
视角
丛书



▲ 劳伦斯故乡小镇上飘扬的劳伦斯头像旗 黑马摄



▲ 劳伦斯就学的旧诺丁汉大学 黑马摄

▼ 英国普通人家的后院胡同
黑马摄



▲ 小镇后街 黑马摄

▼ 英国低层百姓住宅区正面 黑马摄





▲ 中部古城纽瓦克 黑马摄



▲ 约克郡某私人庄园 黑马摄



▲ 莎士比亚诞生地



▲ 白金汉宫



▲ 湖区、华兹华斯出生地 黑马摄

序

0X

冬季良心

这部纪实作品，对我热爱的英国似乎“忘恩负义”。作为研究英国文学的学者，我没有刻意维护英国绅士国度的形象，没有弘扬哺育我多年的英国文化，可能无论对英国还是中国读者都是一个意外，甚至连我自己都感到意外。

但我必须服从我的眼和我的笔（我的电脑键盘），我抗不过自己的手敲出这样令我自己都尴尬意外的文字。

从1977年考上大学读英文，二十多年下来，一直在与英文和英国文化打交道，在单位里是作中英对译，讲据说是英音的英语，业余时间专门翻译英国作家劳伦斯的小说散文，颇得其精神沾溉。如此一来，心性很是变了不少，对英文和英国就产生了较之任何第二种语言和国家都深厚的感情，至少对于劳伦斯的家乡诺丁汉和伊斯特伍德是这样。



研究生毕业后这 16 年从澳洲到东瀛，从苏俄到北欧，从中欧到美国，作为一个出身草根的中国人我算是“出国”方面的幸运儿了。但一直没有机会来英国。1996 年深秋从亚特兰大飞往法兰克福出席我的小说《混在北京》德文版首发式，清晨时刻飞机居然是从英国上空飞过！我向机舱外极目凝视，死死地盯着大地上一座座灯火明灭的英伦城镇匆匆掠过，其中最为耀眼的那片地方据说就是伦敦城。那个早上我十分沮丧，那种黎明时分淡青色天光与阑珊灯火的辉映成为我永久的回忆。我回首叨念：我一定会来英国。

直到 2000 年，我申请了奖学金来英国访学，才算一偿夙愿。我来到了曾经魂牵梦绕的英格兰，特别是来到了劳伦斯的家乡，他的母校诺丁汉大学，在这个维多利亚式建筑风韵犹存的古城里开始了一年的负笈英伦生涯。

但，不幸的是，在我进入英国之前不久我已经不可救药地踏入了不惑之年，这是个可怕的年龄：这个年纪难再有梦，这个年纪看破红尘，任何美丽、崇高和优雅都曾体验，一切在这个年纪的眼里都还原于本质，不再神圣。

于是我得以平视英国，这个在我眼里曾如梦如幻的国度。于是我的文字就没了假设是弱冠之年来英国才可能有的激情、渴望、婉约、亮丽、典雅、抒情等诸多与年轻有关的声色。可能正是这种成熟的心态和对英国透彻的了解使然，爱憎就分明起来，文笔就恣肆起来，打破了国人固有的“绅士国家”的脸谱化英国形象，展示了英国方方面面的真实（至少是我眼中的真实）。

我终于悟出了此次留英写作的含义：这一次，我是文字记者。不走马观花说英伦风情，不滥情煽情写抒情随笔，不附庸

风雅写学者散文，只“记”——我的所见和亲历，记我读的报纸和我看的电视上的人和事，特别是英国的电视节目对我帮助极大。我对这个神游多次的国度，此时有的是所谓冬季良心。这个词，源自一本英国作家奥威尔的传记书名。

冬季良心！

我怎么不会对浸润我灵魂的英伦文化抱以感激？对英国的感情之深有时甚至让我自责，似乎不应该这么矫情！但随着进入中年，任何感情都要接收理智的过滤，尤其对你稔熟深爱的人或物，你会不自觉地抱以理智的审度和苛刻的批判。这或许就是冬季良心一词的浅白解释。爱，但理智。其爱之深，其言才苛。

于是我怀着如是的冬季良心，审视英国，解读英国。于是有了这本文字的出笼。这里：所有的爱都如同爱自己的故土；所有的讽刺和嘲弄都像自嘲；所有的苛责都如同苛责自家同胞；所有的哀叹都似哀叹自己的命运。

同样，书中涉及到一些“混在英国的中国人”的俗陋，对此我亦痛心疾首，毫不留情。

冬季良心，莫过于此了。

本书的写作首先得益于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的奖学金，当然更得益于我供职的单位中央电视台英语频道对我的派出，于2000年至2001年赴英国诺丁汉大学进修英语和传媒，该项奖学金包括旅费、生活费和学费。

本书的写作还得益于在诺丁汉大学访学期间与英语系、政治系和电影研究所的同行之间密切的交流与切磋。英语系根据我的特殊要求为我单独排课，政治系和电影所的同行慨然应允我旁听有关课程，受益匪浅。



本书的写作更得益于客观、真实、富有批判性的英国电视新闻与高品位的专题节目，谨在此向我的英国电视业同行特别是英国记者们致敬，他们在镜头前表现出的良知、学识、胆识和口才风度均数一流。任何电视记者都应该像他们那样。相比之下，自惭形秽，无颜忝列电视记者，混迹幕后操作机器而已。

本书的部分章节承蒙京、沪、宁、穗、桂、滇的一些报刊在成书前发表。

四川人民出版社最终促成该书出版。此书可谓孕育英格兰，花开东南北，结果大西南，靠的是各路旧雨新知的扶掖，利用的是网络传输的便利，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结晶。

2001年8-9月获美国纽约莱迪格国际写作之家(Ledig House International Writer's Colony)邀请为客居作者完成我的第三部小说，结果居然在此首先完成了本书中的两章。在美国回首英国，似乎更有旁观者清的感觉

仅向以上各有关单位人士表示谢意。对举荐我留英、帮助我在万里之外的祖国发表文章和出版本书的20余位老师、朋友和同仁深表谢忱，免俗不在此一一开列名单，但铭刻在心。

黑马

英国诺丁汉

诺伍德街8号-温彭街63号

2000年10月-2001年7月

美国纽约莱迪格国际写作之家

2001年8月-9月

目 录

序 冬季良心 1

“布莱尔草鸡了！”

——英国电视的“小”与“大” 1

“首相，直接回答问题！”

——英国大选中的电视记者 29

“恩格斯是资本家！”

——在英国感受阶级 47

“才挣 2000 镑，我疯了？！”

——英国老百姓的日子 65



“诺丁汉的新大学”

——城市与大学 87

“向远东辐射”

——英国大学与中国人 101

“你们还没资格留下呢！”

——混在英国的中国人 126

“我要从南走到北”

——纵横英国记 149

“劳伦斯让他们毁了！”

——与沃森教授的对话 173

“我心灵的故乡”

——劳伦斯故乡今日 191

“使政治写作成为一种艺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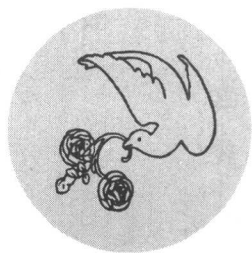
——在英国感受奥威尔 222

代跋

黑马 BBB

/ 杨武能

234



“布莱尔草鸡了！”

——英国电视的“小”与“大”

看电视看英国社会问题

英国人有“练嘴”的传统，伦敦市中心的海德公园就是这种言论自由传统的活生生体现！如今有了电视，练起嘴来就更方便，传播效果更是海德公园难以比拟的。

国事，家事，隐私，丁点大的事英国人都要上电视掰扯个清楚，有时就是为一升汽油涨落几便士的问题，5个开路频道会前赴后继地请不同的人来质询辩论说明，一个问题从早吵到晚，反正只要你开电视就能看到其中一场。执政党的大臣和反对党的影子大臣们唇枪舌剑打嘴仗，主持人貌似公道地质问完这个质问那个，30分钟的新闻中有一半是记者现场直播报道，让观众感到身临其境。有些辩论还可以打电话进去真正参与一把。每天开着电视做饭吃饭洗碗打扫房间，就能秀才不出门，但知全岛大事和小事。

看这情形，英国的电视新闻看来是不想和美国有一比了，估计比也自惭形秽，干脆就甘拜下风，歇菜。

看BBC的两个台或独立电视台、第四频道和第五频道的新闻，怎么也不如看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节目过瘾。CNN那等全球是我家的气派，那大牌记者遍布世界各个角落随时给你直播重大事件的专业作风，让英国电视新闻相形见绌。

记得几年前在CNN的《世界报道》节目部参观学习，跟他们的新闻导播们上班，看他们收录派驻世界各地的记者通过卫星直传新闻的情景，现在还记忆犹新。由于时差的关系，有的老记者半夜站在旷野里出画面，明显已经精疲力

竭，神志都不够清醒了，一段台词要录很多遍，才能“一气呵成”。看人家秃头老记为了完美的效果而一遍遍锲而不舍，后方编辑们都与心不忍，我心里也暗自很感动，一阵一阵地热——当名记者不容易，从此放弃了当记者的抱负，宁可滥竽幕后。观众看到和听到的不过是一段3分钟的现场画面，不会知道那老兄的艰辛，是不会像我们现场的人那么心疼的。CNN的节目就是这么做出来的，它要让你看到这个世界上哪儿出了事，哪儿就有它的记者在现场精神饱满地报道，哪怕有时那抖擞劲头是在半昏迷状态下强装出来的。反正观众只看到了那一段完美的效果。

你再看大不列颠的新闻，毫无大气可言，决没有“世界上哪出事哪儿有BBC人”之类的壮烈口号——没那金刚钻，干脆不揽瓷器活，口号也不喊。

说白了，国际新闻对他们来说似乎就不怎么重要。五个台，错开时间播出重大新闻，其实翻来覆去就那些英国自己的杂事儿，哪个郡发水了，哪儿爆发了口蹄疫，几号公路雨雪交加堵车别走那儿，什么地方桥下发现女尸一具小心别单独走夜路，等等。当然还有足球，教练频频被炒，明星忙于转会，转会费高达多少多少。直到有一天BBC大楼让恐怖分子炸了前脸儿，它干脆自己成了头条新闻，让记者站在楼外爆炸地点，向楼内直播，直播内容竟是记者站在楼外的事后分析，那种分析还不如主持人在演播室里做抠像（电视制作用语，指将背景上贴演播室主持人画面）抠爆炸画面来得刺激。所有这些都比世界上别的人命关天的事重要，等这些都了解透了，甚至腻了再了解点国外的事儿，纯粹是胡椒面儿调味儿。只有BBC2台晚上10:30的那个《新闻之夜》



节目还比较关心“世界大事”，但也从来都排在英国国内事件分析之后。

2000年末的水灾，每次播出居民房屋被淹，哪个哪个大臣亲自督战抗洪救灾，导语都写得无比沉重，播音员念得一脸严肃，让我觉得像黄河之水天上来，英国要沉了。赶紧坐定凝神等待画面。一看，不过是某条平日里温顺的小溪泛滥，漫上岸来，居民家家门口堵了两层沙袋在抗洪。心想这也叫洪水。那节目不出地图还好，再辅之以那巴掌大的全国地图，让你感觉真的是在国内看某个省或地区台的电视节目。让我们这些经历了大灾大难的中国人来看英国的灾难，觉得他们的国民神经太脆弱，电视似乎是在大惊小怪穷咋呼。

那天有个语言课教师没来系里上课，给秘书打来电话让学生们别等了，理由居然是她们村外的河水漫上了公路，造成堵车，而她是按照正常情况掐着点儿开车来上班的，因此无法正点到校，所以就打道回府了。后来我对她说你们那没脚面的水就影响上班了，中国人在这种情况下开着车从水中穿行，跟划船似的。她说，我们从来都很正常。那要是发了长江那样的大水呢？我问。她惊恐地说，那将是世界的末日。我们都熬过多少末日了，我说。但看看她那可怜的表情，我突然觉得自己过于曾经沧海而变得冷酷，说不定人家会以为我没有人情味。转念一想不对，她应该同情我才是。英国人见外国人遭了灾，总爱叹气说：Oh, poor thing——哦，可怜的人！

国家一小，安富尊荣，人就自然脆弱，也就容易变得琐碎甚至视野狭窄，就顾不上太多外面的事了。电视新闻所反